

朱敦儒嘉禾隐逸词的情感内蕴

孙越¹

(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, 江苏 南京 210097)

【摘要】: 词人朱敦儒在 1146 年致仕后退隐嘉禾, 创作了七十余首隐逸词, 其词作中的景色与风物描写极富水乡特色, 所描绘的隐士生活简朴而充实, 颇富“林泉之乐”。其词作亦包孕了词人深挚而复杂的情感, 其中故国之恋、乡关之思、悔过之念皆是这一时期词作情感的重要方面; 而历经沧桑之后对名利的淡然、对世事的彻悟, 更是此期词作的主要感情基调。

【关键词】: 朱敦儒 嘉禾 隐逸词

【中图分类号】: I207. 227 **【文献标志码】:** A **【文章编号】:** 1671—3079(2021)04—0029—07

朱敦儒(1081-1159), 字希真, 号岩壑, 是两宋之际的重要词人, 其词作颇有“自传体”性质, 记录了一生的行藏出处。比起早年在汴京的鲜衣怒马、年少轻狂, 中年在江西、岭南等地的仕隐两难, 朱敦儒暮年行游于嘉禾山水之间, 并以词作对其一生传奇经历进行概括总结, 体现了王朝“兴废”对作家“文变”的影响。在此前, 刘欢的《朱敦儒词的自传性特点》^[1]、丛培欣的《朱敦儒词风格嬗变略论》^[2]、熊悦的《〈樵歌〉地理空间研究》^[3]等文皆对朱敦儒的生平和词作作了清晰的界定, 对其隐逸思想也有所探讨, 但针对其隐逸嘉禾时期的词作进行研究寥寥。

根据邓子勉《樵歌校注》^{[4]584}, 希真词存世 242 首, 其中有明确系年是写于致仕以后的有 71 首, 约占总数的近三成。本文以朱敦儒后期隐逸词作为底本, 从一定的文学地理学视角挖掘嘉禾山水之美, 品析悠游林泉之乐, 体味词作者对于人生阅历的总结, 为深入了解朱敦儒其人其词, 或可备一说。

一、嘉禾隐逸词中的山水风物

嘉禾, 即今嘉兴, 秦时即已置由拳县, 素来岁稔年丰、物阜民丰。三国时, 孙权以“由拳野稻自生”而“改为禾兴县”。^[5]后晋时, 嘉兴置秀州府, 北宋又改秀州府为嘉禾郡。两宋之际, 此地南接临安府、北邻苏州府, 属江南文化圈, 在当时颇为兴盛。嘉兴处在几个繁盛的府郡之间, 大有“闹中取静”之势, 成了文人遁隐的一个去处。同期文人赵长卿、赵衰亦隐居于此。

《樵歌》中有许多对于嘉禾风景名胜的描写。鸳鸯湖(今称南湖)在嘉兴城南, 素来以轻烟拂渚的景致为文人墨客所赏爱。闻人兹的《南湖草堂记》有“携李, 泽国也, 东南皆陂湖, 而南湖尤大”。^[6]鸳鸯湖水面宽阔、水网密布, 颇有水乡特色。纵览《樵歌》, 有两首词是为鸳鸯湖所作。如“鸳鸯湖上, 波平岸远, 酒醺鱼肥。好是中秋圆月, 分明天下人知”^{[4]178}所述, 中秋时节, 朱敦儒与友人泛舟湖上, 啜美酒、啖鲜鱼, 月色皎洁澄澈, 可谓“良辰”“美景”“赏心”“乐事”四美兼具; 而“失却故山云, 索手指空为客。莼菜鲈鱼留我, 住鸳鸯湖侧”^{[4]249}所述, 更是朱敦儒异乡为家心态的体现。诗人虽已远离故土, 但是莼菜和鲈鱼仍能慰藉他的思乡之情, 定居鸳鸯湖畔, 亦可给他带来心灵归属感。据《晋书·张翰传》记载: “翰因见秋风起, 乃思吴中菰菜、莼羹、鲈鱼脍。”^{[7]2384}张翰在洛阳做官, 想念江南的鲈鱼和莼菜, 但生于嵩洛的朱敦儒, 却可以在江南的莼菜和鲈鱼之中慰藉自己的乡愁。

作者简介: 孙越(1997-), 女, 浙江嘉兴人,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019 级硕士研究生, 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。

放鹤洲，也是嘉禾奇景之一。朱敦儒时的《咸春堂遗稿》有“城南放鹤洲，相传为唐相裴休别业，名曰‘裴岛’，然考新旧唐书俱不言……或曰南渡初礼部郎中朱敦儒营之以为墅洲，名其所题，虽不见地志，观《樵歌》一编，多在吾乡所作此说近是”^[8]，清初杜浚亦有“此地推林壑，朱家放鹤洲，绣衣心更远，倦圃地偏幽，万竹干霄去，双桥信水流，绕园无限好，收拾在扁舟”^[9]之句，这些都有朱敦儒晚年在放鹤洲营造居室的记载。

放鹤洲为鸳鸯湖中小岛，相传是因白鹤来翔于此，故名之。纵观《樵歌》，有三处与鹤有关的描写，其中之一为“鹏海风波，鹤巢云水，梦残身寄尘寰，老来穷健，无闷也无欢”。^{[4]75}在中国文化中，鹤向来是延年益寿的祥瑞之兆。在《樵歌》中，鹤亦成为朱敦儒心态的体现，他一生倦游，只想在晚年优游卒岁。写于绍兴二十七年(1157)的《洞仙歌·今年生日》中“问先生有甚阴德神丹，霜雪里，鹤在青松相似”^{[4]66}，描摹了仙鹤在林间自在栖息的神态。而“老屋穿空，幸有天遮蔽。不饮香醪常似醉。白鹤飞来，笑我颠颠地”^{[4]199}，白鹤则成了简朴且自得的隐居生活中的良伴，与陋室、美酒相得益彰。朱敦儒借白鹤之笑，来展现自己疏放狂荡的性情。以“放鹤”为居所命名，亦可见其对于自在生活状态之向往。

品朱敦儒的隐逸词，吸引人的地方不仅仅在于其描绘的清新秀逸的江南景致，亦在于颇富水乡风情的民俗风物。菱是水乡特有的水生植物，常为江南居民的盘中餐。采菱之时常唱歌谣，起助兴、解乏的作用，诚如陆游《菱歌》所云“问君底事浑忘却，月下菱舟一曲歌”^[10]，以吴侬软语所唱的菱歌悦耳动听，听之使人忘忧。《苏武慢·枕海山横》中描绘的“闲寻桂子，试听菱歌，湖上晚来凉好”，^{[4]57}亦是如此。菱歌相伴，乘凉泛舟成了隐逸生活中的独特体验。

同样，莲、萍也是水乡常见的水生植物。朱敦儒的嘉禾隐逸词中，描写“莲”的地方有10处、描写“萍”的有3处。“露卧一丛莲叶伴，芙蓉香细水风凉，枕上是仙乡”^{[4]231}和“几处兰舟，采莲游女，归去隔花相恼”^{[4]57}，传神地展现了荷花藕之不尽的幽香和采莲少女的曼妙情态；“雨丝断送凉成阵，风里芙蓉斜不整”^{[4]231}则是描写莲花在疾风骤雨之中被摧折的情状，这与周邦彦的“水面清圆，一一风荷举”迥然不同，多了一种柔花为风雨所败的悲剧美和残缺美。“浪萍风梗，寄人间，倦为客”^{[4]215}、“约回萍叶波心静，催唤吴姬迎小艇”^{[4]223}，则写尽萍花无根无据、四处飘零、随波逐流的情态。与莲相比，萍花少了几分娇俏而多了几分轻盈。

与水乡有关的，还有关于水鸟的描写。在朱敦儒的嘉禾隐逸词中，鸥出现了6次，鹭出现了4次，其中鸥鹭连用共有3处。“鸥鹭”向来被视为淡泊隐居、不以世事为怀的象征，如：

海上之人有好沔鸟者，每旦之海上，从沔鸟游，沔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。其父曰：“吾闻沔鸟皆从汝游，汝取来，吾玩之。”明日之海上，沔鸟舞而不下也。^[11]

鸥鸟心性自由，不屑成为人的玩物，为人类所役使，故也为朱敦儒所赏爱，引为伴侣。从“日长几案琴书静，地僻池塘鸥鹭闲”^{[4]140}中可见，朱敦儒平日深居简出，琴书相伴，鸥鹭为友，别有一番情趣。“红尘今古转船头，鸥鹭已陈迹。不受世间拘束，任东西南北”^{[4]142}，他亦将“鸥鹭”看作了高蹈遁世的隐者象征。无论时间如何流逝、世事如何转变，鸥鹭依然来去自由、无所挂碍。“鸥鹭苦难亲，顰蹙忧相逼。云海茫茫无处归，谁听哀鸣急”^{[4]310}，朱敦儒在回顾人生轨迹时，虽然觉得“云海茫茫无处归”，却还是将归隐山泽作为最终出路。

水乡泽国亦多产鱼。对鱼的描写，在朱敦儒晚年的隐逸词中亦不鲜见。在嘉禾隐逸词中，共有6处描写与鱼有关。在朱敦儒的笔下，水乡的鱼不仅种类繁多，且各具风味。“水精盘，鲈鱼脍，点新橙”^{[4]17}，直言鲈鱼鲜美，在精心烹脍后，装以精致的盘子，辅以鲜橙，便是不可多得的美味佳肴；“锦鳞拨刺满篮鱼，取酒价相敌”^{[4]258}，亦描摹出网得之鱼的鲜活灵跳，深为当地人赏爱，故而与酒价相埒；“斫鱼作鲙。酒面打开香可醉。相唤同来。草草杯盘饮几杯”，^{[4]278}则涉及江南人对于鱼制品特有的工艺——鲙鱼，具体是指用盐和红曲腌制鱼；《释名·释饮食》“鲙，莛也，以盐米醱之以为鲙，熟而食之也”^[12]，在此，鲙鱼的美味亦可为读者所共适。

朱敦儒出生于嵩洛，常以车马行路，而嘉禾之地，舟船却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。嘉禾隐逸词中，共有“舟”10处、“船”18处、“艇”3处，可见，舟船不仅对于江南人的出行有重要影响，在日常生活中，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人坐于船中，视野渐渐开阔，看到的风景亦俯仰生姿。

郭熙、郭思在《林泉高致》中提出了“三远理论”，将观察景物的各个视角具象化，显现出古人独特的空间审美意识：

山有三远：自山下而仰山巅，谓之高远；自山前而窥山后，谓之深远；自近山而望远山，谓之平远。高远之色清明，深远之色重晦，平远之色有明有晦。^[13]

《樵歌》中“寻花携李，红漾轻舟汀柳外。小簇春山，溪雨岩云不饱帆”^{[4]269}，便是运用了“平远”视角，舟与柳，一远一近，表现出鲜明的层次感；“溪雨岩云”，一上一下，亦是对“高远”视角的巧妙运用。“放船纵棹，趁吴江风露，平分秋色。帆卷垂虹波面冷，初落萧萧枫叶”^{[4]54}亦采用了一舟一江的画面模式，使得周围的景物颇富层次感。“催唤吴姬迎小艇。妆花烛焰明相映。饮到夜阑人却醒。风雨定。欲归更把阑干凭”^{[4]222}，舟船之于江南，不仅仅有交通、观景的作用，更是文人饮酒听曲的好去处，“吴姬”妆容精致、颜色姣好且能歌善舞，亦成了一种别有风情的江南符号。

二、嘉禾隐逸词中的隐居之乐

秀美的江南风景和迷人的水乡风物，为朱敦儒晚年的隐居提供了广阔的天地。朱敦儒在此间的生活亦是简朴而充实的。没有金觞肴饌，没有锦衣玉食，却委实怡然自乐。

朱敦儒在嘉禾的小园名“岩壑”，“高人已逐烟霞去，此地犹余岩壑存。十数小峰缠古蔓，两三老木长盘根。月沉翠柳空梁影。雨洗苍苔带屐痕……”^[14]，展现了朱敦儒隐居处漱石枕流的清幽，而“好个中秋时节，莫恨今宵无月，岩壑一灯青，寒浸水香留客，留客，留客，相对无言无说”^{[4]357}，亦展现了朱敦儒居所的僻静幽深、远离尘嚣，但“德不孤，必有邻”，朱敦儒的品性才情亦吸引同道之人的到访，即使无言无说，亦可两心相契。“一个小园，两三亩地。花竹随宜旋装缀。槿篱茅舍，便有山家风味。等闲池上饮，林间醉”，^{[4]189}在自己的园地里，朱敦儒宛如一位农夫，辛勤耕耘自己的园地，有“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”的田园之乐，也有“竹篱茅舍自甘心”的清贫自守。

琴是“文人四友”之一，也为朱敦儒的隐居生活增色助兴。“山翁散发，披衣松下，琴奏瑶池三弄。曲终鹤警露华寒，笑浊世、饶伊做梦”^{[4]108}，朱敦儒披衣散发，有佯狂者之貌，亦有“手挥五弦，目送归鸿”的挥洒自如。

陶渊明在《归园田居》中有言“乐琴书以消忧”，书亦是幽居者的良伴。朱敦儒“南渡寓郡城有读书堂在天庆观”^[15]，隐居之后，潜心读书，亦如其所言：

竹粉吹香杏子丹。试新纱帽绀衣宽。日长几案琴书静，地僻池塘鸥鹭闲。寻汗漫，听潺湲。淡然心寄水云间。无人共酌松黄酒，时有飞仙暗往还。^{[4]140}

可见，彼时的朱敦儒过着一种琴书相伴、淡然自适的神仙生活。

“画”亦是朱敦儒幽居生活的点缀。“风落芙蓉画扇闲。凉随春色到人间。乍垂罗幕乍飞鸾”^{[4]324}，画扇成了幽居之人不可或缺之物，体现了文人高雅的情趣。

“酒”向来有消愁解忧之效，亦是朱敦儒隐逸嘉禾时期的良伴。“落帽酒中有趣，题桥琴里无心。香残沈水缕烟轻。花影阑干人静”，^{[4]258}朱敦儒谙得酒中之趣，沉醉其中。此外，“落帽”化用《晋书》中“孟嘉落帽”的典故，此典向来用以称道士

人不被诸谗讥讽所左右而依旧镇定自若的优雅。致仕后的朱敦儒，便是如此，保持着这一份从容，在琴与酒中，寻找无尽的乐处：

日日深杯酒满，朝朝小圃花开。自歌自舞自开怀。且喜无拘无碍。青史几番春梦，黄泉多少奇才。不须计较与安排。领取而今现在。^{[4]264}

隐居后的朱敦儒无牵无挂，在自己的一方园地里歌舞开怀。此时的他意识到，无论是寂寂无名还是青史留名，百年之后亦不过是一场梦，人在生前无论拥有怎样的才华，最终亦要走向黄泉路。在醉酒狂歌之后，朱敦儒明白了一切无须刻意追寻，随缘自适便可。

“梅”则是朱敦儒致仕之后的又一良友。“凌寒独自开”的品性，称道的就是梅花不畏霜雪的孤寒，在朱敦儒笔下，梅花则一直是自身独立人格的化身。

朱敦儒早年词句“诗万首，酒千觞。几曾著眼看侯王。玉楼金阙慵归去，且插梅花醉洛阳”^{[4]136}体现了其年少轻狂、蔑视权贵的心态，而当他经历了国破家亡、宦海沉浮之后，梅花却寄托了更多深层的意蕴。“岩扃旧菊犹存，更松偃梅疏新种成”，^{[4]95}写其每日与松、菊、梅为伴，南渡前就深藏在心的复归自然的夙愿终于成为了现实。“西真姊妹，只这梅花是。乘醉下瑶池，粉燕支、何曾梳洗。冰姿素艳，无意压群芳，独自笑，有时愁，一点心难寄”，^{[4]161}更将梅花拟作仙子，衬托出其冰肌玉骨、不事雕琢的品格；而“无意压群芳”亦是其一生无意于功名利禄的写照。但事实上，朱敦儒曾两度出仕，亦违背本心，故“独自笑，有时愁”是其归隐后情感的微妙表达。

垂钓，可以说是朱敦儒隐逸生活中的一大乐事。朱敦儒写有《好事近·渔父词》六首，简笔勾勒出闲适钓者生活的几个断面，如：

摇首出红尘，醒醉更无时节。活计绿蓑青笠，惯披霜冲雪。晚来风定钓丝闲，上下是新月。千里水天一色，看孤鸿明灭。^{[4]242}

这首词将柳宗元《江雪》和张志和《渔歌子》的意境融于其中，渔夫逍遥自在，醉醒无时，装束也颇为简朴，绿蓑青笠，取之于天然，不仅可以遮风挡雨，亦可抵挡霜雪。晚来垂钓，恰可坐拥一江明月。另如：

眼里数闲人，只有钓翁潇洒。已佩水仙宫印，恶风波不怕。此心那许世人知，名姓是虚假。一棹五湖三岛，任船儿尖耍。^{[4]243}

在此，朱敦儒全然陶醉于渔者生活中，无惧风浪、怡然自乐，即使隐姓埋名，不被世人知晓，亦可忘却红尘俗世，在广阔的天地里畅游。

厉鹗《宋诗纪事》于朱敦儒《绝句》诗后记：

朱希真居嘉禾，与朋侪辈诣之，闻笛声自烟波间起，顷之，棹小舟而至，则与俱归。室中悬琴、筑、阮、咸之类，檐间有珍禽，皆目所未睹。室中篮缶贮果实、脯醢，客至，挑取以奉客。^{[16]1143}

这亦是对朱敦儒怡然自足的隐逸生涯的真实描绘与翔实总结，而其词作则是其隐逸生活在各个层面里的展现，吹笛、泛舟、奏乐、迎客，正可谓诗意栖居。

三、嘉禾隐逸词中的忧患悔痛

朱敦儒晚年在嘉禾大地遁世归隐，与禽鸟和游鱼为伴，虽然怡然自乐，但其亦思虑良多而非全然无牵无挂。其忧国、思乡、悔恨之情在嘉禾隐逸词中时有体现，但更多的是在领略升沉荣辱之后而淡然处之的达观。

朱敦儒素有用世之才，但因为天性放达，不以功名利禄为念，在南渡之前并未做官，却过着寻欢放浪的生活，《宋史·朱敦儒传》曾说：

敦儒志行高洁，虽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。靖康中召至京师，将处以学官，敦儒辞曰“麋鹿之性，自乐闲旷，爵禄非所愿也”，固辞。^[17]

朱敦儒蔑视功名利禄，追求独立人格，在西京洛阳的“畸形”繁华中度过了青少年时期，“生长西都逢化日，行歌不记流年。花间相过酒家眠。乘风游二室，弄雪过三川”，^{[4]123}他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，见证了北宋最后的末世繁华。宋代陈元靓《事林广记》有云：“况乎奢华治世，豪富皇州，春风喧鼓吹，化日沸歌讴，欢笑对吴姬越女，繁华胜桑瓦潘楼。”^[18]这便是徽宗宣和末年的都城，表面的繁华是为了满足统治者声色犬马的需要，而内里却是国库空虚、守备废弛、边患不时告急的窘状。

靖康之耻后，都城陷落，繁华散尽，朱敦儒也被迫逃往南方。其归隐之时，距离北宋灭亡已有二十二年之久，而他对于故土的思念、光复国土的决心，却未曾磨灭：

老人无复少年欢。嫌酒倦吹弹。黄昏又是风雨，楼外角声残。悲故国，念尘寰。事难言。下了纸帐，曳上青毡，一任霜寒。
^{[4]332}

彼时，朱敦儒已经垂垂老矣，故国也已覆灭许久，但想起故国的前尘往事，依然不禁哽咽。此处用“青毡”典，引王献之对盗者所言，1应是谴责金人盗走宋朝江山的无耻行径。是时，虽饮酒听曲，却也难以抚平其对故国的怀思。

令朱敦儒难以释怀的不仅仅是满目疮痍的故国，更有自己欲归不得的家乡。落叶归根、安土重迁，是中国人常见的心理。晚年的朱敦儒居住在离嵩洛 1700 多里外的嘉禾，虽然在他乡也算怡然自得，但背井离乡的忧思，也时常扰动着他：

乡关散尽当年客。春风寂寞花无色。长日掩重门。江山眼外昏。画图高挂壁。嵩少参差碧。想见卧云人。松黄落洞门。^{[4]339}

在乡关之思的侵扰下，朱敦儒倍感门庭冷落，眼前的江山在昏黄的暮色中变得黯淡，只有墙上的壁画，描绘的是嵩山和少林山的景色，能为他的怀乡之情找到一丝依托。此时，他更加艳羡嵩少二山的隐士，羡慕苏轼笔下的“江南来见卧云人”，他亦想找到隐居的洞门，可以心境平和、无所挂怀。“元是西都散汉，江南今日衰翁，从来颠怪更心风，做尽百般无用”，^{[4]260}更是用“西都”和“江南”这两个空间概念，抒发了作者暮年不得归乡的无奈。在江南的他，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仙风道骨，亦有未了夙愿。

除此之外，在朱敦儒的生平中，有一个易为人忽视的节点。绍兴十六年(1146)，朱敦儒在两浙东路提点刑狱任上被罢免，后获赦免，终于在绍兴十九年(1149)之后上疏致仕。或以为其嘉禾隐逸生涯是绍兴十九年(1149)致仕一直到绍兴二十九年(1159)去世，实则不然。在此期间，还伴随着他的一次短暂“复出”，也正是这次“复出”，使得朱敦儒被当世和后世文人讥以“人不如其文”的微词，也使其晚年颇为迷惘和自责。

毋庸置疑的是，朱敦儒始终处在“仕”与“隐”进退维谷的局面中，但基本能恪守本心，虽有无奈之举，但能遵循士人用行舍藏的处世法则：

嵩高维岳，图书之渊，西都二室三川。神鼎定金，麟符刻玉，英灵未称河山。谁再整乾坤。是挺生真主，浴日开天。御归

梁苑，驾回汾水凤楼闲。升平运属当千。眷凝旒暇日，西顾依然。银汉诏虹，瑶台赐碧，新瑞气祥烟。重到帝居前。怪鹊桥龙阙，飞下人间。父老欢呼，翠华来也太平安。^{[4]86}

此篇作于徽宗政和七年(1117)的词作，将亡国之君宋徽宗谥为“英灵”“真主”，认为其有“浴日开天”之功；国家已经在灭亡的边缘，朱敦儒却依然称之为“升平”“太平”。可见，早年的朱敦儒亦不总是那样志行高洁，亦有封建知识分子所未能免俗之处。

此外，绍兴二十五年(1155)十月初六，朱敦儒落致仕，除鸿胪少卿；同月二十三日，再度致仕，复隐嘉禾。然而，正是这16天的复起，使得朱敦儒的人品为世人所讥，也让他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包袱。《宋诗纪事》曾云：

敦儒素诗及乐府，婉丽清畅。时秦桧当国，喜奖骚人墨客，以文太平。桧子熹亦好诗。于是先用敦儒子为删定官，复除敦儒为鸿胪少卿。桧死，敦儒亦废。^{[16]1143}

由于再度为官时勾结秦桧，朱敦儒晚节不保。其二次出仕的时间虽然很短，担任的“鸿胪少卿”亦是虚衔，且“复起”也多有对儿子前途的考虑，但也难以避免落下“构陷奸臣”的骂名。张德瀛曾云：

朱希真词品高洁，妍思幽窗，殆类储光羲诗体，读其词，可想见其人。然希真守节不终，首鼠两端，貽讥国史，视魏了翁、徐仲车诸人，相距远矣。^[19]

可见，正是因为朱敦儒晚年构陷秦桧，使得世人对其评价产生了质的变化，认为其人品未必如其词品那般高洁，故难以将其归入“隐士”一流。

通览朱敦儒的嘉禾隐逸词，不难发现，他此后对于这短短16天的“复起”有着深深的自责：

一夜新秋风雨。客恨客愁无数。我是卧云人，悔到红尘深处。难住。难住。拂袖青山归去。^{[4]381}

如前文叙述，“卧云人”是隐者象征，而此处交代作者自身隐逸的缘由，那便是“悔到红尘深处”。人到暮年，回首自己的一生，犯下的许多错误都已经无法弥补，便只好“事了拂衣去”，隐遁于青山之间，其中也不免有对晚年政治立场上短暂动摇的悔恨。又如：

残梦不须深，念这些个光阴煞短。解散缰绳休系绊，把从前一笔勾断。^{[4]343}

在这首词中，迟暮的词人感叹时光飞逝，为自己的一生时常受到拘系而感慨，期待“解散缰绳”，把功过是非都一笔勾销，大有断舍离之念。

同样地，又如：

新来省悟一生痴。寻觅上天梯。抛失眼前活计，踏翻暗里危机。莫言就错，真须悔过，休更迟疑。要识天苏韵味，元来只是黄齏。^{[4]175}

表面上，朱敦儒说自己寻天梯而不得，只能在人间徘徊；实际上，亦暗含对再度出仕的悔恨。不难看出，晚年“复起”的经历使其万分悔恨。“踏翻暗里危机”，暗指二度入仕后所招来的麻烦与是非。下阕由上阕引出，表示决心悔过；最后两句说自己本想一尝“天苏”的美味，可哪知竟是苦涩的“黄齏”，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，体现出作者对于二度入仕经历的懊悔。

可以说，这一时期的嘉禾隐逸词，朱敦儒的感情是复杂的、富有层次感的。但看透世情的放达依然是这一时期词作的总基调。通览该时期词作，共出现“我”字12次，“吾”字3次，“衰翁”3次，由这些第一人称的表述可见其这一时期自我意识的高扬，如：

我不是神仙，不会炼丹烧药。只是爱闲耽酒，畏浮名拘缚。种成桃李一园花，真处怕人觉。受用现前活计，且行歌行乐。^{[4]251}

明白如话的语言，足可见朱敦儒此时的疏狂心性：虽然不如神仙可以长生不老，但是依然可以不为虚名所累，纵情饮酒，及时行乐。年过古稀的朱敦儒一切从心所欲，不再逢迎任何人，对于“雅会”这样的乐事，他也屡屡推辞，如：

七十衰翁，告老归来，放怀纵心。……勉意追随，强颜陪奉，费力劳神恐未真。君休怪，近频辞雅会，不是无情。^{[4]95}

在同期的其他诗作中，他也以豪迈的笔调、旷达的情怀勉励着命途多舛的自己，如：

无知老子。元住渔舟樵舍里。暂借权监。持节纡朱我甚惭。不能者止。免苦龟肠忧虎尾。身退心闲。剩向人间活几年。^{[4]276}

此词以老子“无知无能”的思想开篇，充分展现了晚年朱敦儒崇尚道家、看淡一切的达观。“持节纡朱”谓授以官职，而此时，其态度则是“惭”，可见其对功名利禄的看淡。“不能者止”则是化用《论语·季氏》中的“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”以声明其不想忝居官位。最后，他直陈退隐山林、越名任心的夙愿，“剩向人间活几年”也是其珍惜当下、热爱生命的体现。又如：

世事短如春梦，人情薄似秋云。不须计较苦劳心。万事原来有命。幸遇三杯酒好，况逢一朵花新。片时欢笑且相亲。明日阴晴未定。^{[4]262}

此词表现了作者暮年对世事的彻悟，人生短暂，人情凉薄，非人力所能改变。万事其实早有定数，不必对其存有执念，不如纵情诗酒，乐此终年。在生命的终点，朱敦儒终于了悟了生命的意义，也卸下了沉重的精神负担。

四、结语

朱敦儒的嘉禾隐逸词，写于绍兴十六年(1146)之后，记录了其从上疏告归到短暂复起、后又再度致仕的过程，共有词作71首。朱敦儒隐逸词中的嘉禾大地，颇具水乡风情。鸳鸯湖、放鹤洲，不仅是朱敦儒晚年活动的空间，亦是历代文人墨客的吟咏之所，及至于今天，依然是游人如织的文化旅游景点。朱敦儒的隐居生活，是纯粹简朴而又充实丰富的，他以琴书为伴，又以酒为友、以花为邻，也过着“青箬绿蓑”的渔者生活，体会、享用山川日月的精华，展现疏狂自放的性格。朱敦儒隐逸词中表现的思想亦非淡泊隐逸一种，其间，夹杂着忧国、伤时、悔恨等种种复杂因素。对于朱敦儒其人其词的评价，学界历来争议颇多，或称其为“神仙风致”，或称其“晚节不保”。而唯有细读其词、细考其生平才可知晓，朱敦儒在生命的末尾，虽犹有悔恨，却完成了自己的夙愿，实现了与自身的和解。千百载之后的我们，亦能读到一颗恬淡的心灵，欣赏其一生都在追求的独立人格，朱敦儒即使偶有行差踏错，亦是迫于时代和生计的无奈之举，亦不当为世人求全责备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刘欢.朱敦儒词的自传性特点[J].运城学院学报,2017,35(4):59-62.

[2]丛培欣.朱敦儒词风格嬗变略论[J].名作欣赏,2010(11):26-28.

[3]熊悦.《樵歌》地理空间研究[D].广州:广州大学,2019:8-52.

-
- [4]朱敦儒.樵歌校注[M].邓子勉,点校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0.
- [5]陈寿.三国志[M].裴松之,点校.北京:中华书局,1982:1136.
- [6]李贤.大明一统志[M].方志远,点校.成都:巴蜀书社,2017:1877.
- [7]房玄龄.晋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5.
- [8]朱彝尊.明诗综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6:3528.
- [9]杜浚.变雅堂全集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:165.
- [10]陆游.陆游全集校注[M].钱忠联,校注.杭州:杭州教育出版社,2011:380.
- [11]林希逸.列子庸斋口义[M].张京华,点校.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6:35.
- [12]邵晋涵.尔雅正义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9:416.
- [13]郭熙,郭思.林泉高致[M].济南:山东画报出版社,2010:51.
- [14]李曾伯.可斋杂稿[M].北京: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2013:249.
- [15]《浙江通志》编纂委员会.浙江通志:卷十五[M].杭州:浙江人民出版社,2018.
- [16]厉鹗.宋诗纪事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3.
- [17]脱脱,等.宋史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5:13141.
- [18]孟元老.东京梦华录笺注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7:542.
- [19]唐圭璋.词话丛编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5:4163.

注释:

1 见《晋书·王献之传》:“王献之夜卧斋中,而有偷人入其室,盗物都尽。献之徐曰:‘偷儿,青毡我家旧物,可特置之。’”
中华书局出版,1985年,第2104页。